



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守望相思树》——

军旅题材电影中的崇高之美

■美成

2023年5月23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的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上传来喜讯,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联合摄制军旅爱情电影《守望相思树》荣获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

崇高:饱含热度的生命体验

影片以内蒙古三角山哨所的真实故事为原型,采用非虚构的创作手法,用“小我”和“大我”、“小家”和“国家”两个参照系,积极把握了电影《守望相思树》的整体走向。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三角山边防连连长李相思带领巡逻时偶遇洪水,李相思为救战友被湍急的河水卷走。李相思的妻子郭凤荣抱着两岁的儿子赶到部队,在丈夫失踪的地方苦苦等待,最终也没有等到丈夫归来。于是,她在丈夫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一棵樟子松寄托哀思,并独自抚养幼子长大成人的故事。

影片把“相思树”作为叙事和展开的关键,通过主人公张忠良和诺丽丽、夏小雨和范小罗两代军人的爱情故事,围绕

情感之思、爱情之思、家国之思展开交锋和对话,生动诠释了军人、军嫂、军婚中蕴藉的家国情怀。用镜头串联人物和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天下第一情,唯有忠诚对赤诚。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影片对爱情的礼赞,家国情怀中的崇高之美。

忠诚:理想与浪漫的信仰之花

《守望相思树》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2010年,故事原型郭凤荣病重不起,临终前,她嘱咐儿子:我死后,请将骨灰撒在哈拉哈河,我要和他永远在一起。遵照其遗愿,她的骨灰撒进了丈夫牺牲的哈拉哈河,永远陪伴丈夫驻守边关。影片在结尾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感人至深的场景:诺丽丽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和整齐列队的边防连的老战士们一一告别。

影片中还有一组令人动容的镜头:宁静的夜晚,诺丽丽思念张忠良,台灯下一封家书撕了写、写了撕。最后伏案痛哭,泪流成河汇聚成一句话:我真的好想你……也许,只有军人、军嫂和军人家属,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其中的

含意:“你离开的那一天起,生命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等待。”

在生命垂危之际,电影采用了蒙太奇的手法让主人公张忠良和诺丽丽得以“今生”重逢。弥留之时,大学毕业被特招参军的孩子来到妈妈的面前:“陆军军官,张心向您报道”,妈妈以“特殊的军礼”含泪微笑回敬儿子庄严、庄重的军礼。影片中的这一组镜头,集成了张忠良、范小罗、张心三代军人前赴后继、保家卫国精神的写实。崇高的军礼神圣而又浩气长存,朴实的镜头显现了直抵心灵的力量,令人潸然泪下。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电影创作回归了人的本质。电影主人公边防连连长张忠良用生命告诉世人什么是“赤诚”。影片中,诺丽丽怀孕生产后,张忠良的父亲埋怨:忠良太不像话,让丽丽和孩子足足等了一年也不回来。他的岳父却说:忠良这是在保家卫国,这和年代边防部队尤为重要。牺牲前,张忠良带领巡逻时,战士劝说他水太深不要过河,但他坚毅地说道:“边境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和老蔫儿都是新兵,经验太少。我和巴图先探一下,你们等着。”

主人公张忠良的形象,以一个边防军人的实际行动,揭示了“忠诚”背后积淀的人性光辉。

维度:平凡生活中的精神标识

《守望相思树》是一部视野有广度、精神有深度、思想有高度、情感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守望相思树》创作团队从立意上充分把握,挖掘了现实题材,提炼中国精神的要义,从宏大叙事经验到微观化处理,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到感性化书写,从爆点十足的战争性影片的叙事到情感深处细微的纯文本描述,都让我们看到了故事原型和创作者赤诚的初心。由此,这部新时期军旅爱情电影呈现出了令人瞩目的生机和春色。

电影《守望相思树》用情节带动意境,用深情阐释告慰,让世间平凡的爱情充满亲和力,让家国情怀更加赋予感染力。客观地说,该片是内蒙古电影参与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一次质的提升和飞跃。

(作者美成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一条闪耀精神光泽的河流

■阎晶明

文学说到底是要表达思想内涵、传递精神力量。我们倡导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人形象,特别需要在创作实践上给出生动、有说服力的例证,需要一批在表现人间烟火的同时传递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情节叙述以及内涵开掘上做出有益探索,既写活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烟火世界,也生动展现了一个理想高洁的精神世界。

《金色河流》作品名意境隽永,阅读小说可知,“河流”寓意人生,“金色”既指财富,也指超越物质财富的金子般的心灵。作品以民营企业家穆有衡生命最后两年的时光为切入点,回望他艰辛打拼、步履不停的创业历程,讲述他在财富、亲情、道义之间抉择的故事。从穆有衡大开大阖的人生巨变,到他与子一代的观念碰撞,再到他选择将财富捐赠作为生命的终章,作品写出了物质创造、道德情感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折射出时代大潮中精神世界的嬗变。

从作品中,可以读出作者自觉的戏剧性追求。绵密的现实生活书写里潜藏着戏剧性结构。人物关系构成也带有戏剧性特征,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又因种种显在和潜在、直接和间接的交错关联,构成一种网状形态。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中,小说逐渐引出一个正剧式的严肃主题: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光泽?这既是义利关系的考量,也是对精神品格的淬炼。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可贵的是,这种表达是通过人物故事的发展、丰沛的现实细节自然引出的,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

从主题上说,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主人公穆有衡从始至终所秉持的价值观以及他最后做出的财富捐赠,显示了道义的力量。小说中其他人物也保持了内心的高洁。王桑对传承民族艺术怀有深深的热情,与好友一起为振兴昆曲艺术而执着努力。山村女孩河山在人生境遇的变化中领悟到的也是爱与亲情的珍贵。

作品塑造的这些人,作为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美好心灵和价值理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良好心灵和价值理想,生命的河流才能闪耀精神的光泽,时代大潮才能如金色河流般奔涌向前。

时间是检验作品成色的试金石,《金色河流》的评价还要交给时间,交给广大读者。

《金色河流》:鲁敏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广阔的天空翱翔

——评殷健灵与她的新作《帆》

■曹文轩

《帆》是作家殷健灵全部作品中一部很不一样的书。这些年,殷健灵一直在写作。她的创作速度也许不是当下最快的,但却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她的灵性、她的敏捷、她笔头的流畅,本可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但她没有。因为她一直有一个十分朴素的写作理念,就是:写一本就是一本。

回头看她的作品,我们会有十分鲜明的印象: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但林子里的树一棵与一棵不一样。

不一样的题材——我认为殷健灵在题材选取方面,超越了我们大多数作家。通常,我们都有相对固定的题材领域,而殷健灵是没有的。在她这里,题材是没有边界的。从《纸人》中走了弯路的少女,到《野芒坡》中的孤儿,再到《云顶》中从城里回到大山里反哺乡村的、曾经的留守少年,我们看到的她一直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寻找着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生活层面。从她开始创作的那一天开始,她就一直在寻觅那些不在我们视野中出现的题材。有些题材,也许我们看到了,但由于我们没有她那种由记者生涯培养起来的深入现场的精神——我们基本上是一些默默打量周围生活或依赖于前生活记忆的人,而不太可能深入本来与自己无关的现场去去了解去搜去体会,所以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写出《野芒坡》和《云顶》。因题材的不同,主题也就不同。她涉及了许多我们的作品不曾触及的主题,比如社会问题、种族等。她叙述的基调也与我们的不太一样,那个基调至少在儿童文学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帆》更是一本

本她之前作品未曾出现过的风景,这片风景好像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然后让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写作者的人总能让自己作品里现出不一样的风景,那么他或她的作品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就有了我们给予它赞美之词的理由。殷健灵那种职业精神、潜入生活领地、打探他人心灵世界的精神,至少应当成为我们敬佩的文学行为。

中国应该多几个像殷健灵这样的作家,多几个像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锌皮兵娃娃》的那位女作家那样的作家。多几位,一定是件好事。

《帆》这部作品,对殷健灵来说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因为她要在一本字数不算很多的书中处理跨度很大的时空。时间跨度是100多年,空间是从亚洲到大洋洲,故事发生地牵涉到中国广东开平、上海、西安、新西兰奥克兰、奥塔哥劳伦斯、奥塔哥但尼丁、奥塔哥奥马鲁……空间扯得极开。这是她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都未曾处理过的大跨度时空。这需要作者很好地掌控对时空转换的调度能力。总的看来,她的调度是自然的,我们甚至能从她的从容转换中感觉到她时空切换的快意。文学的奇妙也许就在这里,它能将时空掌控在笔端,遥远的从前、遥远的天涯海角,它能一忽儿到达,然后逼真地娓娓道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帆》还较为完美地诠释了文学“追忆似水年华”的特别本领。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是这样的性格、心态,之所以是这样的生活方式,都与时空有关。正是这一番一番的时空转换,

让他们被不断重新塑形。他们时空的选择是主动的,暗含着性格、心态、生活方式与时空关系的辩证法。总而言之,没有这样的时空转换,也就没有喜莲、凯瑟琳等人物。

如此跨度的时空,给作品带来的深邃感,也是我在阅读《帆》时感受到的。看过《帆》,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沧桑”一词有更深刻的理解。

《帆》这部小说在结构方面的创新,似乎有无穷的空间。从古典形态的小说到现代形态的小说,小说的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现代形态的小说,甚至就是以“结构革命”作为自己的标识之一。但,相对于语言、主题、对存在的选择等方面的变化,小说在结构方面的变化并不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变幻万端。结构的变化似乎非常困难。当以“革命”二字来面对结构欲开新的风气时,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结构创新的难度。

《帆》的结构是一部与平常小说不一样,也与殷健灵其他小说不一样的结构。

它有两组故事,一组是关于喜莲的,一组是关于凯瑟琳的。这两组故事并不发生交接,更没有像麻花一样互相缠绕。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两组故事各自独立成两部中篇小说。但它们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整体,是互相需要、互相照应、交相辉映的。当然也有连接——主要连接就是“我”,其情形很像是“我”用双臂各自拥抱了喜莲和凯瑟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连接,这就是主题——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故乡,关于“我究竟是谁”“我

属于谁”的主题。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这种结构的一个经典。

托尔斯泰的这部长篇小说,共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另一条则是列文与吉娣。如果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一座桥,那么,这两组关系便是这座桥的两个拱。这两个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这两条线索似乎各走各的,从未有过交叉。这与那种虽有多条线索,但那些线索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纠缠纠缠在一起的小说不一样。那种小说像一根绳索,由几股做成。而托尔斯泰则分别叙述了这两对恋人的故事。

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觉得这种设置不合理。按理论,一部小说中所存在的一切都必须互为联系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应该漂浮在外而成为一个与其他因素皆不相干“野鬼孤魂”。托尔斯泰考虑到了这一点。他用一根木头,将大河两岸联结了起来;这就是亲属关系——这两组人物中,分别有一人有亲戚关系。这一联结是十分脆弱的,但毕竟将两组没有关系的人物变成了有关系的人物,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共同体。但,仅有“亲属关系”这一点作为联结线显然不够。我们之所以认可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组组合,是因为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关系:对比关系。托尔斯泰是将两组人物互相比照的,这一关系可能才是更为结实的关系。

双拱或多拱,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线与副线并不一样。前者不存在谁为主的问题,它们是平等的、并列的,更无隶属关系。而后两者有轻重与厚薄的不同对待,并且,副线常常是服从于或服务于主线的。双拱、多拱在形式上的美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说:《帆》是一座双拱桥,小说中的两条故事线不存在谁为主的问题,它们是平等的、并列的,类似于“双拱桥”,并行不悖而又流畅自然。

(据《光明日报》)

动物的生存空间,即便是出于好意。实质上,这正是艾平不同于其他草原生态作家之处。尽管她也在呈现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可是她并不认为人爱动物的方式非走近乃至亲近不能为也。她提醒我们: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能介入动物圈内。否则,你的爱心也许会害了动物。

《黄羊,跳跳跳》表层展示物性,赞美人性,深层劝导人与动物接触要适可而止,反之就有干预、侵占动物生存权之嫌了。有了这表里双向题旨,文章就有了现实意义。

《游猎之地的你》:文学的新气象新呈现

艾平的《游猎之地的你》代表了一种文学新气象。本文的可贵之处在于,既尊重传统,又展示现代。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狩猎是他们古老的生存之道。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怎样了?大而化之,文章通过一个活跃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猎人妈妈生活的改变,来反映整个鄂温克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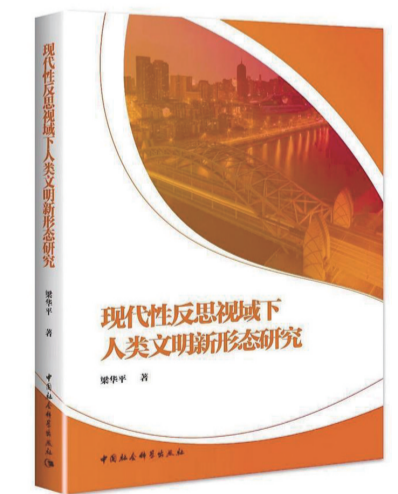
“你”走向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儿子做的手工艺品,是传承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实际行动,是文化与经济实现双赢。“你”请工艺美术师策划民族服饰表演,是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你”留住了3.2万亩草场,留住了绿色,留住了浓浓的乡愁……所有这些,都是“你”作为一个游猎民族后代在新时代的新奉献,这些行动使“你”的生活变得真实、意义非凡。

《游猎之地的你》践行了一个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担当与使命。她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美好、积极向上的内蒙古人民新时代的生活画卷。



《现代性反思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梁华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长时段历史坐标中,而且将其置于现代性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价值原则下进行研究。作者立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7个方面论证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选择。(据《陕西日报》)

《长安新考》

朱鸿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安新考》是系统叙述长安景色、风物的散文集。书中的百余篇作品,依次展示了长安附近的山川风光与时节风物,黄土、山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等尽在其中。本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的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等方面的风貌,意境情真,言简意赅。(据《陕西日报》)



编辑:高翠清 李慧平 张文静 美编:晓行

动画·故事·文学

——艾平草原散文系列谈

■常耀宗

动画·故事·文学,这不只是我对艾平3篇草原散文的粗浅概括,也是对她几十年来以草原为主题,以动画为情节,以故事为形式的散文创作在外观上的总结。事实上,她为我们构筑的独特文学景观,不仅让读者获得了天然美感与神韵,而且也让读者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羊群中的一只雁》:草原动画带来的沉思

艾平的散文外在形态新奇、独到,内在意蕴丰厚、深邃。我对她精心构筑的一个个“妙境”深感受喜深感受。例如,她的《羊群中的一只雁》。“所以草原上有了了一幅移动的画——葛根阿妈那紫色的身影后面,跟着一群雪球般滚动的小羊羔,还有一只浅褐色的小鸿雁。”表面上看,草原动画——羊群中的一只雁,这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线。实质上,本文为我们展现的是草原动画背后的故事——雁为什么会出现在羊群中?娓娓道来中,一方面彰显了草原母亲——葛根阿妈的大爱形象,另一方面驳斥了偷蛋人的可恶行径。

偷蛋人的恶劣行为——许多雁蛋被偷走,蛋壳被碎坏,而那只幸存下来的小雁,则是被阿妈救下来尚在蛋壳中孕育的小生命。从此,阿妈视雁为自己的孩子,倍加呵护细心喂养,使它成长为羊群中的一员。尽管它还小,但毕竟有了陪伴对象。就此

而言,是阿妈让雁进入羊群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的。阿妈缝补的不仅是一只雁的伤痕,她拯救的不仅是一只雁的生命,而是整个草原的痛疽与希望。由于家养小雁羽翼尚未丰满,尽管它试飞没有成功,但阿妈相信小雁终会回归天空,回归大自然。文章曲折迂回,让人感到无言的沉重。沉重于小雁的出身、成长的不易,沉重于阿妈喂养、照看小雁的不易,沉重于草原深处那些偷蛋人的贪欲迷了心窍,沉重于法网恢恢疏而有漏了他们,沉重于草原何时才能真正成为万物安全的栖息地?文章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最需要的是良知、感恩,以及一份严肃的对待万物的谦恭之心。揭示动物生存的困境,揭示自然界、社会的病象,从中疗救这种病象,该文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文章以物喻人,一题二旨,通过对比、拟人、夸张等手法的运用,把人与动物放在同等地位,告诉我们:羊、雁、人都是自然之子,然而有的人却为了一己之利,做出残害动物的举动,破坏了生态平衡,破坏了生物链条,使万物生灵不能永续!在深责偷蛋人的同时,作者并没有置之于死地而不顾,相反地让我们看到了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困苦,也让我们看到了阿妈拯救雁的正义之举,还让我们看到了阿妈的心灵与大自然的相谐相融。